

春秋傳

三

谷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
是棄其師也

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
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
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
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爲人臣之戒
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
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
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
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
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
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

三十一

春秋十

八

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
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
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
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
何政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曾孫修職郎隆興府司戶叅軍絳校勘

從政郎充隆興府府學教授黃汝嘉校勘



左狄人伐衛及狄人戰于葵澤
衛師敗績遂滅衛

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
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
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
賴焉以為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
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
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
謂河南劉弈曰史氏記煩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
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弈曰必若此言仲尼刪

春秋十

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
而不削乎臣不能荅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
衛為戎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
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
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
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
矣

鄭棄其師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
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于境陳其師旅

左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
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
克奔陳
公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
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
納棄師之道也

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爲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也况

於慶父巨薨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爲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往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爲後世之永鑒也

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

公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尔正我也谷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明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左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邾夷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谷孫之為言猶孫也請奔也

實直書母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程氏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言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聖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叔牙之弑械成于

卷之五

五

三十五

前慶公之無君勳於後國人蒙卜繻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闡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難不亦憚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公子出奔護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

谷其日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見傳
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
不地也
谷不地故也其不書葬本以討
母葬子也
左成季以僖公適齊共仲奔魯
乃八立之以賂求共仲于魯人
歸之乃縊

按左氏初公傳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

則獨編史克之頌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九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

左齊仲孫湫來省難言曰仲孫嘉之也
公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
谷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曰季以累相也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弑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田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

春秋傳十

三

三十四

卷

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耳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

杜陽國名齊人逼後之
左吉禘于莊公速也
公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言也曷為未可以言未三年也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祫宮廟也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
谷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奉吉祭故非之也

左齊仲孫湫來省雅書曰仲孫嘉之也
公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
谷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曰季以累栢也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栢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弒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田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畜納汙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黜訟周厚本枝而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
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
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
姑。季子來歸。

左亂政是以緩
谷莊公葬而後卒謚謚所以
成德也
左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
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
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未歸
嘉之也
公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
歸善之也
谷盟納季子也其曰季子貴
之也其曰來歸善之也

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
其曰來歸善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
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
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
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
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
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齊人救邢。

左狄人伐邢管叔仲言于齊侯
曰請救邢以從簡書
谷善救邢也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
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
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
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
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
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
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

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洙

母君子以為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謬於易基乾
坤詩嬖關雎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
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夕獲終路
寢而嗣子見弑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為戒哉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
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
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
公奭命仲相商宮毛取二十戈虎賁百人于伋以
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

春秋左傳卷九

二十九

二百六十六

莊公

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後亦不承也兵權散
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
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
於餘立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
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
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
遠矣

狄伐邢

谷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洙

母君子以為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謬於易基乾
坤詩婚關唯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
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
寢而嗣子見弒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為戒哉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之卒慶父弒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
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
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
公奭命仲相商宮毛取二十戈虎賁百人于伋以
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
危病邪之伺也若惑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
矣然則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
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以薨
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
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
其身幸矣

十月己未子般卒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圉人
犖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犖賊般成季奔
陳立閔公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懟父

左共叔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
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子般何以不書卒未逾年之
君也
谷子卒者正也有所見則曰

公何以書誡臨民之所教況也

公何以書誡遠也
左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
公奔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
威我
谷內奔侯也

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文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三平有一年魯築臺于郎

春秋傳九

十七

上官信
三四十一

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遊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微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谷次止也。有畏也。欲收鄆而不能也。
公鄆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取之也。曷為不言取之。為相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善。盡也。
谷降猶下也。鄆。紀之遺邑也。

公外夫人不書。墓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其國亡矣。徒在平叔。不日卒。而日。墓。紀之亡也。

左。過于魯。濟。謀。出。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谷。及。者。內。為。志。焉。爾。過。者。志。相。得。也。
公。其。稱。人。何。貶。焉。為。貶。蓋。已。操。之。為。已。感。矣。
谷。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比。伐。山。戎。危。之。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絳。七月。齊人降鄆。

降者脅服之。詞前書郕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鄆。專罪齊也。鄆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鄆降。而曰降鄆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鄆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相文之事。若。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

國而歸于鄆。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魯公及齊侯過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興大眾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允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比戎病。

左飢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公告采者何請采也何以不稱
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一年
不稔告誡也
谷一年不升告采諸侯不正故
卒臧孫辰以為私行也

左新作延廐書言不時也
公新延廐者何脩舊也脩舊
不書此何以書誡何誡尔凶年
不脩脩
谷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以
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
勤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

左鄭人侵許凡師無鍾鼓曰侵
左有蜚為災也
公何以書言記異也
谷一有一亡曰有

左城諸及防書時也
公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
則其詞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
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
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
愛人為罪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
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
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

春秋傳

十五

益舍此所謂時也舉羸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
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
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
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悉
矣

夏鄭人侵許初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
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
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城諸及防

左築郟非郟也
谷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
也虞之非正也

公冬既見麥未矣易為先言
築微而後言无木麥諱以凶年
造邑也
容大者有顧之祥也於无木
及無麥也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
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
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
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軍師少相公
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郟

郟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
書築囿則書築郟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
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
君人之心矣

大無麥禾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
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
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
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古者三年
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
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
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
而肆侈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糶以病公而
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

谷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
不与夫婦之稱也

杞紀伯者蓋為時王所黜
杞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左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
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齊侯
伐衛戰敗衛師教之以王命
取賂而還

公曷為使衛之衛未有罪尔
谷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
也微之也

左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柘
柘之門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谷善救鄭也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
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
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
戰衛人敗績

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
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
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
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

春秋九

十三 三十三

衛討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
邀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
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
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
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
詞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
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
將卑師少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
鄭

也視他盟為愈矣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公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
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
私行也辟內難也
谷凶葬不言卒不葬者也
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
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
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褻
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
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
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
夫即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
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

春秋凡

十二

三十三

古同

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
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
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
其效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杞伯姬來

左見傳
公其言來何直來曰來

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
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
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
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公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言元夫
此何以書識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

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我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

春秋左傳卷十九

十一

三十一

如僖公之於季姬而典訓云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陳鄭服也
谷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眾也桓會不致要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

同盟之列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盟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眾

公子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谷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
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
鼓兵救水以鼓衆
公何以不名衆也曷為衆殺之
不死于曹君者也
谷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
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
也為書羈崇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
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
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
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然殺大
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
大夫也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
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
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之卿大
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
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小大
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
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霸三王
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
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
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
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與聖
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

左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谷其不名何天子之命大夫也
左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公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
乎陰之道也
谷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
也用牲非禮也

谷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无
足道焉尔

左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
常也凡天灾有幣无牲非日月之
告不鼓

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覲也夫既或知之矣不
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
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夏五月癸丑衛侯
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然禮書四而日食
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
答三公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
集于房晉奏鼓巫式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教百月
則詔王鼓太僕九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
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
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
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
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
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
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
也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友如陳

谷禮大夫不見夫人親見也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教之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固体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公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无大夫此何書賢也戎將侵曹羈諫曰戎亦以无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

公赤者何曹无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谷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婦之義外婦非正也

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也親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非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魯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為戎所逐爾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詞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民皆不書爵為居正者之戎

郭公

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為郭二者於傳右之齊相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

谷先至非正也

公其言人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之人不僕不可使入公有所約然後入

谷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其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義不可受也

左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
公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覲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

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春秋九

七篇四

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為弗受也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三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覲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

左丹桓宮之楹刻其楃皆非
禮也

公何以書諫何諫亦刻桓宮
楃非禮也
谷斥言桓宮以惡在也

公何以書親迎禮也
谷親迎桓事也不忘此其志何
也不正其親迎于齊也

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
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之六年至是
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
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
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
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
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
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為後
戒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楃

春秋傳

六

禮

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楃為盛飾以夸示
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諫曰佞德之共也後
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
乎自當情觀之丹楹刻楃疑若小失而春秋詳書
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
復而盛飾其宮夸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
悖天道而不知正言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
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
書于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為後鑒也
苑外薈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念其猶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爲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爲心則與天地相似允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覲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

春秋九

五高

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初丹桓宮楹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程氏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姻好也傳稱男

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爲告

谷及者內爲志焉不遇者志相得也

公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

谷微國之君未有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於外非正也

丹桓宮之楹

公何以書識何識也丹桓宮

楹非禮也

谷禮天子諸侯黜墜大夫詹

士斲丹楹非禮也

公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

何危尔我貳也

谷內幣大夫之事也公之親內幣非禮也故諫之

公齊桓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陳佗也谷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与使也

左公如齊觀社非禮也何以書諸侯越境觀社非禮也

谷非常曰觀無事之祥也以是為尸女也

谷公如往時立也致月故也有俱焉爾公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谷善累而後進之甚曰何也奉道不待再

來議結昏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賤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

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討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魯太公之法親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死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共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至自齊荆人來聘

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刑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

谷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左陳人殺其太子禦寇陳公子完與孫孫奔齊
谷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

林氏曰無事以首時書者平九惟此書五月昭十年書十一月
公齊高侯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名焉不言公諱與大夫谷盟也
公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諱親內幣非禮也
谷不言公高侯仇也

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致之則議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

春秋九

三

三

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眾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替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致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侯齊之貴大夫也曷為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侯盟也

左齊命于桓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八門號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谷婦人弗目也

公肆者何跌也夫首者何史省也何以書諫始忌者也谷肆失也書宋也天紀也夫故也為嫌天子之災也

公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况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

春秋九

二

三

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姦執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春秋傳卷第九

莊公下

谷婦人既嫁不踰境非正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

春秋傳卷九

三

左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及鄭伯入于郕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鄭伯見虢封曰蓋納王爭號公曰寡人之願也

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為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

公大灾者何庸也何以書記灾也外灾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谷其志以喜也



谷婦人既嫁不踰境非禮也
谷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不
以難述我國也

左初王姚嬖于性王生子頹
子頹有寃焉國為之師及惠
王即位取焉國之圖以為圖
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
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
膳夫之秩故焉國邊伯名速
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
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
奔温蘇子奉子頹以奔衛
師燕師伐周立子頹

夫受命不兵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
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
之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
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
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奉詞曰伐其稱人將軍師少也結萬與二國盟則

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勳責魯不恭所謂失己與

人以招寇也或以結能為魯設免難之策為齊宋

畫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為春秋予之

故稱公子非矣

春秋傳

十一

卷之十一

各其不言我之伐我何也以公
退之不使我逐我于齊也
者大之也為公之追之也
左為穴也
何以書記異也
谷一有無曰有蚤射人者也

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秋有蚤

蚤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舍沙射人其為物至
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
也山陰陸佃曰蚤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
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
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然則簫韶作而鳳凰
來儀春秋成而麟出于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
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
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
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春秋八

十四

高
二十三

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
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
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
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
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
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爵
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

公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
遂事書大夫无遂事此其言
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
出境有可以利社稷安國家
者則專之可也
谷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
也辟要盟也其曰陳人之婦略
之也其不日教渝惡之也

公藏者何積也。眾殺成者也。谷藏也。齊人藏遂使成之。遂之因氏飲成者酒而殺之。此謂狎敵也。

公何以書。甚倭也。谷見傳。

公何以書。記異也。

谷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左公退我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公此未有言代者。其言追何。登為中國追也。此未有僅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何。大之也。

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成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齊人自齊逃來。

穀梁子曰。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傳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

而反。楚匹夫之行。適逃苟免。越在他國。不可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齊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慶

慶者官所有也。冬則為異。以其又善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我于濟西。
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我。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

